

针 传
鸯 迷
鸳 好
罗 岸 全 传
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鴛 鸯 针

(清) 华阳散人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又名《觉世棒》，存4卷16回。题“华阳散人编辑”、“蚓天居士批阅”。据考证，华阳散人为丹徒之明遗民孝廉吴拱宸。拱宸，字襄宗。本书成于清顺治初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明嘉靖年间，杭州秀才徐鹏子，勤勉好学，文才居于同道之上。徐之同窗丁全，不学无术。丁钻营奉承，私通关节，科考之中窃夺徐鹏子考卷。鹏子落榜，发觉此事，欲告官。丁重施伎俩，陷害鹏子。鹏子落狱，妻王氏托人救出，遂流落他乡。后得遇卢翰林，与卢公子同窗共读。时倭寇作乱，百姓不安，鹏妻王氏离家往天津。途中，强人欲奸未遂。鹏子科考高中谢元，荣归故里，与妻相会。其后鹏子官至吏部尚书，有二子，皆飞黄腾达。又叙崇祯年间，山东世家子弟卜亨，精于戏耍，荒于读书。混于读书人中，附庸风雅。赴府应试，久不出场，发榜考劣等。于南京国子监，临场脱逃，请才子宋连玉代考。考官乃卜亨同乡，识其真相，给中副榜第一。后卜亨至京，八月科考，愧于交卷。偶发剿匪大论，傅御史闻之，邀其至家起草文书。卜亨无策欲逃，苦于墙高，钻狗洞始出，一身狗粪，嘴中亦然，为众取笑。终叙万历年间，南京平民范顺，经营米店。夫妇奸猾，诓米商吴元理，家顿富。范出外经商，屡遭骗。巧遇吴元理，复诓其五百石米。时妻妾留家，与人通奸，送至官府，缺钱打点，遂卖米行。范顺与外亦有奸情，以五百石米疏通，始得脱身。

第一卷 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

(《鸳鸯针》残存一卷)

诗曰：

得失微茫莫强求，况从秘密创权谋。
功名纵夺乾坤巧，富贵还贻孙子忧。
大物每教明似镜，至公何取曲如钩。
将军猿臂夸三捷，终向东陵诤故侯。

凡人一饮一酌，莫非前定，没有可强求得来的道理。纵有因求而得，也是他精神坚定，福力应之，就是不去求也应该得。所以道“前定”二字，冷淡了许多覬覦的念头，消磨了许多燥燥的手脚。世人每因求而冀得，因得而妄求，直到后来收煞不住时节，方始叹悔，这也迟了。

譬如做生意的人，拿了自家本钱，也要等他运气亨通，机缘凑巧，不论在家走水，整千论万来赚银子。若是时运不通，缘法不凑，要赚三厘半分，费了偌大精神，还不能够。莫说赚三厘半分，连那自家本钱，还有折得精空的。况乎“功名”二字，关系尤大，享用尤奢。

一个穷秀才不上半年之间，中了举人进士，就去带纱帽坐堂，宰百官，治万民，耀祖光宗，封妻荫子。这个岂是可以侥幸得来的么？却是那打关节的着数，自有开辟以后，即便有之。古来也有关节得利的，一般居尊官享厚福，子子孙孙奕世簪缨。这岂不是可以强求的榜样么？不知俗语说得好：“买举须当中举年。”这句，俨然有个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里面。如那不当中举之年，妄求非福，机事不密，一旦败露，名实俱丧。那时，要依旧还他一个秀才，也不可得。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，以成自己之功名，这尤是第一件要着。

我且说两个比方与你听着。曾闻得，昔年有个秀才，做人忠厚，肯行阴鹭。祖宗俱是循良守分人家，只是家贫，不能上进。那一年，有了科举，赁寺中一间房，在那里攻书。场事已近，忽一日，邻舍房头一秀才唧唧啾啾一会，久之高歌痛饮，叫号欢呼。聒噪的了不得。稍顷，忽然寂静去了。这秀才耳根才得清静，却睡不着，在那寺廊下闲行。

忽见廊下有一位女子，冉冉而来。将近身，秀才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女子道：“君休怕，妾乃是鬼。此来非有祸于君。闻君立心清正，力行向善，妾特报君功名大事。

秀才那般秀才饮酒，乃是买场屋中字眼的，在此成交。其题目关节，俱被妾听得，今传与君。妾父昔商此地，妾死于此，将柩寄寺中廊下。君若得志，烦到某处传妾父，早来搬柩归葬。以君忠厚，不负所托，故敢烦君耳。”即将那人如何关节，对这秀才说了。

这秀才依法用之，果然高中。到填榜时，那房师见拆号不是前日所说的名姓，暗自惊异。相会时，问他缘故。他将遇鬼传心的事，直直说了。房师道：“足下必阴德高人，从此前程远大，不卜可知。”这秀才果然联捷，中了进士，做了高官。

又闻得有个举人，往北京会试。这举人少年高才，学问精熟，自夸定然是联捷的，会试状元拿在手中。那一日正进头场，这举人到了号房，收拾停妥，才待歇息。忽然一个举人进来寻坐号。那人彪形大汉，语带北音，手中不拿东西，只是肩膀上驼了一个大砚，约莫有磨扇大小。查号坐下，就在他紧邻。这举人暗笑道：“场中拿这样大石砚，进来做甚么？显得他力气大不成？若是拿来打人，荡着些尖角儿，也要打个稀烂。”须臾，题目传到。他提起笔来，一面想，一面写，完了一篇。他且暗暗去那张大汉，只见那大汉将块墨在砚上用力磨。且不管他，又低头完了第二篇。还见大汉在那里磨墨，他又笑道：“这人莫不是不曾吃饭进来，若拿这池墨水吃下肚去，也撑个肥饱。”又完了第三篇。那大汉还在那里磨墨，他道：“这人只管将墨磨，磨到甚时方住？且看他如何收煞，将来做个笑话儿出去说。”又将自己那三篇稿儿吟哦一遍，甚是得意。

正打帐去做的，只见那大汉跳将出来，对他道：“闻你刚才读法，文章自然好，是要中的。但我西北人，文理生疏，兄可将那稿与我，你再另做，万事皆休。不然，我将这砚池墨水将卷子涂污，两个人都不得中。莫若把来送我，还落得做个人情。”这举人又好笑又好恼，看那人形粗力大，又斗他不赢。只得叹了一口气，将那三篇稿上文字与了大汉。那大汉欢欢喜喜去了，他重新另做三篇，连经文都做了。

只见大汉又来到道：“兄适才送我的文字，想是决要中的，我又不会做经，可惜也是枉然。你不如做个全情，把那经文也送了我。倘若中了，决不负你。”这举人想了一想道：“三篇好的已是与他，后三篇甚不协意，既不得中，写他何用，不如都送了他，下次再不要遇着这样凶徒吧。”即将卷子交付与他，拂衣出场。

那人果然中了，后来访他。他替谋为，中了进士报答他。你看，这个是鬼告关节，那个是力夺文字。似乎这两件，也是场屋中极奇怪的事了，却不是暗中害人益己，所以，也没甚伤心切骨的仇恨。在下还说个暗中害人成己的，后来水清石出，弄得自家功名也无，险些死无葬身之地。看官且听着。

第一回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

渔家傲：

画断萧斋磨穿鼻，织成几个风流字。打点贵人新样子，夸乡里，冷魂穷债还经史。魁星夜半无间隙，闹中榜上真消息。移胎接种浑无迹。都不必，哭者笑者酸风滴。

话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有一个秀才，姓徐名必遇，字鹏子。乃祖做过都御史，因建言去职，归老林下二十余年。秉性清介，屡起屡蹶。因此，家业也不甚富厚。乃父是饱学秀才，名场不利，补了廪，挨次出贡，做了两任训导。卑官冷署，郁郁不得志。不久，也告归家了。这徐鹏子又拿了这付穷饭碗。十八岁上，进了学，娶了一位浑家王氏。这王氏也出自宦族，也晓得读书是第一流的事。但徐鹏子生长宦门，终日担着的是那两本书，晓得什么叫做营生，坐吃山空。日久，将乃祖做官时几片房屋卖了；后来，又将祖遗下几亩田也卖了。单单剩得一片老屋，是乃祖发迹的地方，自家留着住，动不得的。

喜得自从进学后，一等二等科举，次次不得落空。虽则观场几遭，总是不得挂名榜上。论他那才学文章，也是学中出尖的人物了。那一年有了科举，在家读书，晚间无事，对浑家道：“我此番决要中了。”王氏道：“怎样晓得？”徐鹏子道：“我这《四书》拟题，篇篇都揣摩过了。况又是《春秋》那经上大小题目，逐个做过。算来这些孤经，有科举的朋友，没有在我之上的。我此番不但要中，且不出五名之外。耐烦月余，你端然是举人娘子了。”王氏道：“只不知命运何如，连走几科不中，又无生殖，田产卖得罄尽，仅留了这片老屋。这科再不中，只得又要寻替身了。但愿文福双齐，替祖宗争些光辉，替妻子出些穷气。我就终身布衣淡食，情愿罢了。”说罢，像得要落下眼泪来。鹏子道：“劝你放心，这科包管决中，赔也赔得你一个举人。若还不中，不但无颜见你，也无面目再见那些亲族朋友了。”王氏道：“但愿如是，就当拜谢天地。”

这正是：

只谓才不如己，争道巧不由人，
指望一朝腾霄汉，谁知穷鬼不离身。

却说同学内有一个秀才，姓丁名全，字协公，其人也是世家。乃父累官至工部

侍郎，宦途颇顺，广积官资。这丁协公偏会经营，又时常到他年家门生各处，刮他几个抽丰。他的家事，只有日挣起来的。除吃酒嫖赌之外，没有一文钱放空，错与了人。只是逢考之年，就要破费他些须了。头一件，要买头二等；第二件，就要在大场里弄些手脚，也有遭把被人扎伙囤，骗过了他。他却此念不休，每科定要钻头觅缝，到处摸索，直等榜发那一日，才得安静。此是他从进学后，科科如是，不足为异的。

那一年，也弄了一名科举，却值那本府推官姓莫的，是他父亲年侄。自到任时，丁协公已自备了厚礼，认过年谱的。他想：“首府推官少年进士，又有声望，决然是要入帘的”他也不等临场，值科考案发有名，就备了齐整戏筵，去请莫推官。酒中附耳谈及场屋要借重的意思，那推官怎有不乐从的？丁协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，价银三千两，送与莫推官，权为质押。候榜发有名，即将银赎契。莫推官道：“即系年家，分当效力，焉敢受谢？”丁协公道：“虽然年家弟兄，这回又是师生了，况仕途上又可相资藉，些小微意，何足计较？”莫推官欣然领命。

这正是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谁道人谋不胜天。

到临场时，莫推官果然首取人帘，即将字眼关节写了，弥封紧密，差的当人送与丁协公。丁协公暗喜不迭。这莫推官又想到：“老丁外面也罢了，不知他腹内文采何如，万一进场交了白卷，或是完卷，文理不通，不好呈上大主考，叫我也难处置，却不是丢掉那三千现物了？”随即又写了一封密字，差人送来。丁协公接着，打开一看，内云：

闾外之事，将军主之。焉服君空读父书，虎贲仍归内府也。照亮，照亮。

丁协公读了那字儿，不解意味，又不好拿与别人看。反复寻思道：“他此时寄来的书信，断非他事，可知一定是闾内之事。这字上文法，好不糊涂，令人难识。”又检出那字儿，翻来复去，逐句猜去道：“我已解得了。‘闾外’者，犹言帘外也。‘空读’者，不知兵法也。‘虎贲’之数三千也。分明说是帘外之事，叫我自作主意。倘文字不入格，那三千之物定要还我的。”拍案大叫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确乎无疑。但字内意义我虽猜着，所言之事，颇中我病根。万一场中不顺手，不能中式，却不白送了三千么？虽则，老莫算小，却也老成。”

这正是：

君王若问安边计，先须粮足与后精。

其时学内又有一个秀才，姓周名德，绰号白日鬼。这人虽是秀才，全不事举子业。今日张家，明日李家，串些那白酒肉吃。别人着棋，也在旁边算子斗彩；别人打牌，他插身加一的拈头。终日醉醺醺，吃不履饱。家里那只锅灶儿，也是多支了的。到那有财热的人家，又会凑趣奉承。贩卖新闻，又专一捏通书童俊仆，打听事体，搯

掇是非，赚那些没脊骨的银钱。是以秀才家凡有大小事，俱丢不得他的。莫说丁协公是个富贵分子，他日日要见教的。就是那徐鹏子，一个穷公孙，他看他考得利，肚里又通，也时常虚卖弄，三两日来鬼混一场去。总不如那丁公子与他贴心贴意，分外相投，一刻也离他不得的。

这正是：

嫖赌场中篋片，文章社内法喜。
虽然牌挂假斯文，不如尊绰白日鬼。

却说，丁协公看了那条字儿，委决不下，踌躇了一夜。次日侵早，着人去请了白日鬼来。周白道：“昨日有些小事，不曾会你，场期已迫，看你的气色好的紧，今科定要高发的。请问呼唤何事见教？”丁协公道：“小弟有桩心腹事，本不可对人言的。但与兄何等相契，这样大事没有相瞒之理，特请兄来商议。”周白日手舞足蹈道：“何事？愿闻。”丁协公道：“莫公祖是敝年家，你是晓得的。他近日取入帘，临行时说，他慕我才名家世，送了一个字眼与我，叫我场中如此如此。我又不好却他美意，你说该做不该做？”白日连忙作揖道：“恭喜，贺喜！兄如此高才，又有莫公祖内助，此番定是解元无疑了，怎样不该做！”丁协公道：“我也晓得该做，但我平日做文章的毛病，你也晓得的。一时题目不顺手，就有些生涩。弟心下除非文字里边也着些水磨工夫，不负老莫刮目更妙。兄有甚妙法，请教一二。”周白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有个表兄，姓陈字又新，他是府学老秀才，他每科顶了誉录生名字进场。因他积年老靠，场内该誊的文字，都从他手里分散。他一科也望这里头赚整千的银子。你有事，待我替他商量，再没有个不着手的。”

丁协公大喜，连忙着人备酒内室，催促快去寻他。不一时，陈又新来到，邀入密室坐下。陈又新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老兄相召之意，家表弟已说明了，但不知所治的是那经。”丁协公道：“《春秋》。”陈又新道：“更妙！待小弟进场内选那《春秋》有上好的文字，截了他卷头，如此如此，用心誊写，将那法儿安插进去，十拿九稳。只不知莫公祖作得主否？”丁协公道：“莫公祖声名赫赫，监场御史；也让他三分，这倒兄勿愁他。”陈又新道：“这等一定是恭喜的了，但莫公祖念年谊，白地做情，小弟辈是贫士，老盟兄须大大开手，也还是便宜的。”丁协公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因拉了周白出席来商议，两下传递，从一千两讲起，煞到四百两。陈又新方才允了。约到陈又新临点名进场时，才传授那心法，各自散了。白日鬼两边都得了个肥头，自在的等候不提。

这正是：

安成覆日遮云计，来凑锦衣玉食人。

到了临场那一日，那徐鹏子也不等黄昏就出场来了。欢欢喜喜进门，走到香火祖宗面前，深深礼拜。王氏接着道：“场中文字何如？”鹏子道：“这科不必说了，七篇文字都是做过的。犹恐还欠推敲，在中慢慢腾腾的着些摩精刻髓的工夫，清清正正写了，再读一遍，真正是字字铺霞，篇篇绣锦。呈进内帘，没有一个不鉴赏的。除非

是瞎了眼的房师，他摸着嗅香也该取了。”把那浑家王氏说得欢天喜地的了不得。

不几日终了场，传是明早发榜了。那徐鹏子夫妻两口那里睡得着，听见打了五更，心下疑鬼猜神的就如热锅上蚂蚁，哪里由得自己。约莫打过五更一会了，还不见动弹，又渐次东方发白了，听得路上闹烘烘的。此时，身子也拴不住，两只脚只管要往门外走。一开了门，只见报喜的人跑得好快，通不到自家门首略停一停，问他：“解元是甚人？”还要跟那人走了几间门面，方才肯说。鹏子道：“事有可疑了，天已大明，且到榜下去看一看。”来到榜棚下，单看那下面“春秋”两字，见了第三名就是“春秋”，着字儿看将上去，也是仁和人，上面却是丁全。心下想到：“这人是《春秋》中，平日极不通的，为何到中了？且自由他。看后面，着从前直看到榜末，又从榜末直看到前，着行细读，并不见有自家名字在上面。此时，身子已似软瘫了的，眼泪不好淌出来，只往肚子里申，靠着那榜缝柱子，失了魂的一般，痴痴迷迷。到得看榜人渐渐稀了，自家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只得转头，闷闷而归。那一路来，一步做了两步，好不难行。

正是：

败北将军失节妇，刺字强徒耻罪官，
低头羞见故乡面，举子落第更应难。

那个丁协公榜发高中了，报子流水来报。大锭细丝打发了报子，即时装来了去赴宴。次日，忙忙拜房师，谢大主考。家中贺客填门，热闹不过。真正是锦上添花，富贵无赛。

正是：

东家愁叹西家唱，一样天公两样人。

却说徐鹏子看榜回家，好不难过，走到自家门口，那双脚就是千百斤重，门槛也跨不进去。那王氏等到日头红，见无消耗，知得是又没捞着了，坐在房里暗自流泪。徐鹏子进得屋来，不见浑家，知道无甚趣味。他也去坐在一边，长吁短叹，呼天恨地，拍着桌案，骂那房师瞎了狗眼，文字好歹也不辨识。自言自语，魑魍的一样。他家里有个丫头，名唤春樱，年纪有十六七岁，人物也生得干净。徐鹏子拿他当小菜儿来搭搭嘴，时常偷做些事情，也非一日。王氏虽不甚妒，到眼睛前忒不像样，也时见教春樱几句把，这也相习为常，不见可怪的了。这两日来，家主公主婆两个人都是焦燥的，都没有甚好腔气。那徐鹏子出不成进不是，嫌苦骂淡，抛碗撒碟，家中好不生分。王氏欲安慰丈夫一番，只是自家也在伤心之际，一时讲不出口。就做讲时，言语未免激切，又怕不能解劝，反添起怒气来，只得隐忍，时常倒叫春樱来伏侍他。

哪晓得徐鹏子动了一番真火，怎么解得？就使如花似玉的人，心下刻意爱恋的，此时也看不上眼。不到面前也罢，到了面前，不是这样不好，就是那样欠佳，开口骂得惊天动地，急了时，还赶上踢了两脚才罢。那王氏见丈夫这般吵闹，只道是春樱不肯体己小心，反激触了他，未免又要见教春樱几句。

正是：

斗虎争狼，若杀小犊。
一之为甚，夹攻难当。

春樱倒也无怨恨之心，只是当不得两下罗唆，眼睛终日哭得红红的，却似个落第女秀才一般。

那一日，徐鹏子正在纳闷，只见同社朋友送来一本五魁朱卷。他忙忙掀开一看道：“解元的文字也不曾高似我的。”次第看到第三名丁全，从破题读起，顺顺溜溜好不熟泛，讶道：“这文字是我的！”再看第二篇，三篇，至第七篇，一字不差，都同他的墨卷一样。心下想道：“我那日的文字，难道是鬼替我做的，如何有的相重？”又道：“或者与他联手，偷看了我的稿儿，抄写将去？就是抄去，也难得恁一字不讹。”惊疑不定，又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，我且去查我的落卷。出来一对，看是如何批点。”忙忙访得寄落卷所在，查了字号，寻来寻去，并没有这一卷。又恐怕混在别学去，将杭州一府的落卷都查遍，也没这一卷。他心下疑怪，且自回家。正走到自家门口，只见前面一个醉人走来，他站着一看，但见得：

两眸朦松，满面汗渍，方巾半歪半整，好似糊灯纸人。脚步一高一低，犹如线牵傀儡。冲口打饱呃，吓退天上雷公。喷鼻逆槽风，醉倒酒量下，只不是盗瓮吏部，就是乞幡齐人。

得到近前，见是那周白日鬼。徐鹏子道：“连日不见，请过寒舍奉茶。”白日鬼道：“既相遇，岂敢过门不入？”随让进门。徐鹏子道：“哪里饮得恁醉？”白日鬼一个哈哈道：“有偏，我在新贵人那边叨扰来。”徐鹏子道：“谁家？”白日鬼道：“就是丁协老府上。”徐鹏子道：“不提起那丁全罢了，提起丁全，又是一桩大奇事。”白日鬼道：“什么奇事？”徐鹏子道：“那丁全的朱卷与小弟的墨卷一字不差，不知他是甚神手段，做的如此怕人。”白日鬼道：“岂有此理？”徐鹏子道：“兄如不信，待我拿来与兄看。”随起身进去，就带口叫春樱倒茶给周相公吃。那春樱这几日打骂怕了的，连忙斟了茶送将出来。

那徐鹏子因心下着急寻那朱卷，再寻不着，翻天覆地搜了半日，才到自家枕头底下捡将出来，急急拿来。白日鬼在那椅子上打鼾呼了，他摇醒道：“周兄你看。”白日鬼接入手道：“这是五魁朱卷，我看过已久，请问你的墨卷在否？”徐鹏子道：“正是奇事，我遍寻落卷中，并没有我的卷子，这一发是弊端可疑了。我意思要到监场面前告一状，一来清清弊窦，二来出出我的屈气。”白日鬼道：“你的原卷若在，方有对证，若寻不出原卷来，显是妒才生事了，我且别过。”请了一声，飞似去了。原来徐鹏子的墨卷，陈又新截了，竟自藏匿过了。白日鬼是晓得的，故借此话敲打他。此时，徐鹏子一时忿气，发了这两句话，也未必告得成。哪晓得，白日鬼竟做了一件机密大事，忙忙去报与丁协公了。

正是：

逢人且说三分话，看破不值半文钱。

丁协公恰也慌了，叮嘱道：“这事怎好？我自到敝房师那里去打点，老徐那边，还求仁兄探听他的举动，恩有厚报，决不敢忘。”白日鬼点头会意去了。

却说徐鹏子因事不遂心，那一日起来的迟些。直到日头红，并不见春樱来送茶水进来。叫了一遍，又无答应。进王氏房里问道：“春樱那里去了？”王氏道：“今早我也不曾见他，再叫他看。”两个口里叫着，四下寻了一遍，并不见影。王氏道：“这几日因你打骂狠了，或者跟人走了。”徐鹏子道：“从小用的丫头，走到哪里去。或是走回娘家，待我到他娘家去寻一寻。”收拾了出门，竟到春樱娘家来。

他娘家回道：“不曾见他回来，他从来也不曾独自出门回娘家。今日难道人生路不熟，一径里回来？”徐鹏子道：“既不曾回，我且先去叫他父亲来，帮我寻几日何如？”娘家应允了。徐鹏子才走到家，对浑家道：“春樱不曾回去。”王氏道：“这也奇了，走到哪里去了？”

说犹未完，只听得外面一片声打得响，口中叫喊道：“好好清平世界，杀人藏尸，快快还我人来！不然，我拖得你两命偿一命。”徐鹏子听得，在门边张一张，只见春樱的父母，带着许多人，在厅前乱打乱骂。徐鹏子一肚愤气，便走出骂道：“你如何这等放肆，你女儿在我身边多年，图他那些儿？就杀了他，放出这样屁来！”他那母亲赶上就是一拳头撞将来，口中骂道：“放你的屁，生要还人，死要还尸。莫说你是老爷，同你赌命吧。”徐鹏子见不是对头，只得往里一面走，一面指着骂道：“不要忙，我把你这伙无赖光棍明日送到县里，才见分晓。”这些人见他进去，还敲门打壁，骂得个无休歇，方才退去。

正是：

烦恼若不横相寻，何由白发鬓边新，
凭君闭门家里坐，难避含沙射影人。

徐鹏子愤愤的道：“这等可恶，待我写个呈子，把他送到县里去，重处他一番。”王氏道：“你又心事不遂，替他做甚恶，慢慢的，我寻了头出来，再去塞他的嘴吧。”徐鹏子哪里有这副闲精神，说过也就罢了。

到次日，听得厅上有人叫唤。徐鹏子出来，见了两个穿青的人问道：“是哪里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刑厅莫大爷那边差来的。”徐鹏子道：“甚么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宗人命事，特来相请。”随将牌面出来看了。徐鹏子见是春樱父亲的名字，告为活杀女命事。他也等不得看完，气得手足冰冷，口里话也说不出来。过了一会，拱手道：“列位请回，明早随你见刑尊吧。”那两个人，一把向前扯住道：“那里去，好自在性儿，一宗人命事，还恁大模大样的。老爷在厅上等着，同你去。”拉着就走。徐鹏子见不成体面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跟着他走。

带到府门口，随即传梆，禀道：“凶手拿到了。”莫推官随即升厅，叫道：“犯人跪着。”那徐鹏子那里受得这样屈气，直挺挺立着，眼睛直白瞪着上面，口里气勃勃的，就像得要与刑厅厮闹一般。莫推官道：“你说是考得起的生员么？在本厅面前跪也不跪？可知是人命关天么？”徐鹏子道：“人命二字从何说起？老公祖一个大人，怎

么偏与小人为缘？”这句话，就触动莫推官隐情，推案大怒道：“你说是秀才，处不得你么？”叫左右寄在重监里，明日听审。即时做了文书，申详学道。

恰好学道在省看这些新举人亲供。莫推官随即传见，又当面说了，学道即时批下文书来：“徐必遇仰该学除名。”次日，莫推官单提出徐鹏子来审道：“学台文书在此，你前程已褫革了，还强头强脑甚的？”喝声“打”，众皂隶不由分说，竟自拖下打了三十。莫推官道：“这人命没有甚么审得，只是限你三个月，寻出春樱来就罢。三个月寻不出，此时莫怪本厅了，就要注你偿命。”叫寄在重监里去。哪里等徐鹏子开口，差人押着就走，直送进监门才回话去。

这正是：

日里忽闻晴霹雳，杯中何处审弓蛇。

第二回 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

风中柳

一片秋光，都是云容装点。锦江山，风流薰染。锦机玉剪，红裙翠伞。
桂香飞，新贵连栈。一乐一忧，失意争当坷坎。对妻孥，杯中酒浅。
身上衣歉，人头债险。更无端，穷途马扁。

话说丁协公自中举人后，真个是朝朝寒食，夜夜无宵。又得莫推官极力帮衬，他越发燥脾。重重谢了白日鬼，自是打点进京会试。思量南京至淮扬一带路上，有几个年家在那里做官，顺便刮他个秋风。“我如今新举人是喷香的，比前日做秀才打秋风时模样不同，怕他不奉承我个痛快。这上京的路费，不消搅扰自家囊中了。”收拾停当，择吉起程。封条上刻着“会试”两个字，灯笼又写着世科甲并他乃尊的官衔，带着十余个管家，皆是鲜衣驽马，一路上好不威风。正是：

未见上林春色好，先看野店数枝红。

迤邐到了南京，在承恩寺里住下。那南京吏部侍郎是他年家，他便先去拜了。那吏部喜欢他不过，随即送下程请酒，又送了几封书，荐他各衙门去说情。他更自奢遮起来，便道：“吏部那老儿奉承我甚的！不过为着我这响叮当的新举人耳。”因此，在南京坐着大轿，大吆小喝的。今日游雨花，明日宴牛首。不是这里寻小优，就是那里接姊妹。满南京城大小，谁不晓得丁公子丁举人，在吏部老爷处讲分上哩。

事有凑巧，却说南京一个江西道御史的座师，姓金，也是浙江人，儿子也中了举人。那举人因会试便道，在御史处说情面，前后也括过千余金，还不动身。御史正无可奈何。忽然，那日门上传进一封书来，说是浙江金老爷那里送来的。御史折开来，果然是老师手笔。看到后头，又附一行小字道：

豚顽幸售，仓卒附舟北上，未得趋谒函文。春归，或当令之识荆也。

御史讶道：“这样看来，那说情的金公子是假的了。”即时掣签，吩咐差人立刻去拿那假举人回报。这些差人拿着签，飞也似来。恰好那金举人也住在承恩寺里。那些差人，进寺来便问：“浙江金举人在那个房头住？”这人听错了，手指着：“丁举人在那十间房住。”差人如狼似虎，飞奔进去。正值丁协公打扮齐整，出门赴席。差人

喝声道：“好光棍装假举人，在这里骗人哩！”丁协公抬头一看，见是六七个人，都像衙门行径。听得说“假举人”三字，他原犯的是怯症，这番一个迅雷，口中纵要打强，说句硬挣话，心下已自虚跳跳的。面色先青了，牙齿上下打起颤语来。差人看见这般光景，越发狠了，就将一条大麻绳劈头套了。那些家人都道是徐家在南京告了状，着人拿他们，一个个东奔西窜，躲得大小无踪。凭这些差人将行李抄了，单交付和尚，候官来起赃。先将丁协公锁着，押到御史衙门去了。这正是：

假病原来尽足羞，轻狂终是巷风流。
浑金璞玉真无价，凤凰虽哑胜鸂鶒。

却说丁协公这场屈辱，都是他轻狂样状招惹出来。所以，大人君子，真正有学问的断不如是。这些差人带着一路来人问他，只说是假举人骗人的，那里还细说姓金姓丁。这丁协公一心只疑着徐鹏子身上去，亦不暇辨我是真是假。差人带到衙门口，正值那御史赴席去了，只得将他送在冷铺内。次日，又值御史接基上司，又是大衙门会议，拜客吃酒。一连几日，不暇坐堂，所以，不曾带到。丁协公蹲在冷铺里，一块芦席上，又没一个管家跟随，谁人替他送饭？饿得他眼见鬼，只得脱了身上衣褶，央火夫去当了几个钱银子，买些饭食点心吃。他一生口强坐大，何曾受这等的苦？

还喜得带来一个老管家，叫做来得，原是伏侍过太爷，往来随任所做官，晓得些事体。他想到：“这事若是从徐家起脚，原何本省御史监场倒管不得他，偌远走到南京来告状？就是告状，也须牵累许多人，刑厅莫老爷也分割不开。原何我恁走来走去，从不曾遇着一个相识的？这事定有跷蹊，家无全犯，怕他做甚。况家主已自拿了稀罕，我辈小人躲也不是长策。说不起，冒死去打听一遭，定见分晓。”一直访到那御史衙门口，问道：“老爷前日拿那个丁举人，为着甚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拿的那假举人，姓金不是姓丁，他假充老爷的座师公子，在此打秋风。你是他甚人，问他做甚？”来得道：“我也是这地方住的，闻得老爷拿了他，他也曾骗我一遭，我来问问明白，明日好到老爷这里补状子追他的赃。”那人道：“原来恁样，这假举人还不曾面审，也在日内要见官，你要告他，明日早来伺候就是。”这正是：

人无上智下愚，只要见机闻警。

来得打听了这实落消息，撒身走回道：“我也料事不差，原来是阴错阳差，幸得不曾见官，还未受辱。我如今不必去见相公，先到吏部禀明这事，求他发个帖子，取出铺来，更有体面。”急急来见吏部侍郎。那老儿吃了一惊，立刻写了书，差人知会那御史去了。御史接了书，老大没趣，就叫了原差去的人，每人四十大板。喝道：“这样没用，假举人拿不着，拿了个真举人来。无事便罢，若有些口角，罪在你们身上。快放了送他回去。”这御史道：“这新举人是个世家，又有吏部大老作靠山，擅自拿放，他决不肯干休。此事不惟丧体面，且有碍官箴。我且想个法儿，预先杜绝他才好。”须臾，想道：“有了。”立时叫书房写了几张告示，飞风发到各寺院，如有停留抽丰过客的，僧俗每人三百斤枷，枷号三个月。又写了告示稿，知会了吏部。那待

郎官儿做到赁田地，要持重仰望的。见得事从他起，两衙门口角可畏，也自写了一张禁止游客的告示，粘在本衙门口不提。这正是：

不愿柴开，只求斧脱。
一报还一报，因果无差错。

这些差人一齐来叫开冷铺门，做好做歹，故意鬼浑，将丁协公放了。丁协公虽然放了，却摸头不着这场冤家从何处起，低头纳网，且自找寻寓所，一路来却好遇着了来得。来得叫道：“相公，你出来了。”丁协会道：“你从何处来？”来得将错误情款一五一十说了：“是我打探出来，才到吏部老爷处讨书知会，方才清结。”丁协公道：“这等可恨！同你且回寓所，收拾停妥，商量个主意，再去见吏部老爷，与那御史官儿讲道理去。”

两个回到承恩寺，和尚已自将他的行李搬在大门口，把门都封锁，不知去向。寺门口，贴了一张逐客的大告示，自觉不好停留。叫一个人守着行李，他同来得向吏部宅子里来。只见门上，也是贴着一张逐客的大告示。他替把门人说了，把门的怎敢传禀，到来将进去，将几扇大门里面顶将起来。丁协公道：“这光景甚是欠雅，也不惊动那老儿吧。族新举人，受这场屈气，莫不是前程有些蹭蹬？这个兆头不妙，也再无颜在南京城中摇摆，快回去收拾起行，过了会试再作道理。”来得道：“这也说的是。”正是：

自扫门前雪，休贪上懒船。
未来休错过，已去莫留连。

即日打贴行李，过了扬子江到浦口，驾了轿马，一行人往北进发。只有丁协公心下总是不快，道：“我只料是徐鹏子来报复，若果是他，受这场屈辱也不为过，怎么无端无影受这些人诬陷？这等看将起来，进士是不可不中的。我这进京凭你钻天过海，设法谋中一个进士，免得受人摧折，再来报复这口气不迟。”从此，一路上又是想着谋为中进士了，不几时到了北京。

他一寻了寓处，足迹也不曾停，每日东奔西闯，会客饮酒，料也无心看到书上。那晓得他做人滑溜，见事乖巧，通关打窍，是他最在行的。况场屋里面，又是轻车熟路，不被人瞒耍。不知不觉，进了三场。及揭晓那日，也不知弄甚神通，竟中了低低一名进士在榜上了。京报到他寓所，他也是上等的赏发。又附书报子回家，他家中热闹自又不同，不必细说。到殿试，殿了三甲，是知县行头。在北京张盖坐轿，每日赴观政衙门，欢欢喜喜，在京候选不提。正是：

一朝平步上青云，几个全身娱白首。

却说，徐鹏子受莫推官箝制，不许他开口，革了前程，受了刑罚，发下重监里，勒他偿春樱的命。在他人檐下，敢不低头？只有浑家王氏典衣卖钗，日日送饭与他吃。这莫推官又是有作为的，谁敢在别处伸冤，只得隐忍待毙。整整坐了三年监，

直等莫推官升任去了，才寄信与王氏，叫他卖了住房，托个大分上救他出来。王氏连忙写了个此房出卖的帖儿贴了，恰好本地一个乡宦，新推北直巡抚，那新任的推官是他门生。王氏托人将情款与他说了，那乡宦道：“既有房屋，不消转卖，我目下正要买屋，与相公们看书。就叫牙人合了价钱与我，我去说这情面，不管你手到病除。”王氏老大欢喜，只得自家搬在后门一间余屋住了，将房契送与那乡宦。乡宦即时发书与推官，推官原看得这宗案卷是个没搭趺的，领了分上，轻轻的把徐鹏子放了出来。正是：

仲尼旅人，文王明夷。
数过时可，药到病移。

徐鹏子出监来，与王氏抱头痛哭一场。徐鹏子道：“这丫头不知走到甚所在去陷我受这几年苦。又不知前生前世与老莫甚么冤家，帮他父母说话，勒要偿命，若不是升任的快，我终久被他磨斫死了。”王氏道：“如今世界讲不得道理，你只好收伏你的尊性，挨过日子罢了。”

却说徐鹏子革了前程，毫无生事，却革不退他腹中本领。只得与浑家商量，谋一堂蒙馆度日。即与一个邻老计议，那邻老道：“如今新例不同，邀定学生，就要先生备个柬，去请那些主人来批关方妥。我替你一面邀，你却一面备东道之资。”鹏子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随与王氏商量，脱了王氏身上一件青布褂，当了二钱银子，买了些酒果之类，央烦邻老去邀众人。果然一邀，也有十七八位主人来了。只见他：

卖菜的短褂随腰，挑担的破肩连顶，种田的两只泥脚未曾乾，算命的一部揲须连口臭，行医的不分苍术生陈，说媒的开口东张西李，做烧卖的浑身米屑，当厨役的遍体油飞，充皂隶的高步上坐，做里长的尖帽青衣。一个腰弯齐吆喝，两头板凳各高低。

这几位主人吃了酒菜，就批了关，共有十七八个学生，束脩只得十二两，轮流供饭，择期开馆。那日，只见也有十一二个大小长短的学生来。又央那邻老去邀那不曾来的学生，回来说道：这个供不起饭，那个怕无束脩这个推说学生害病，那个道学生小，路远难行，算来只有七八两银子的束脩。鹏子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将就坐下。怎见得：

这边教天地玄黄，那边问赵钱孙李。上大人，先赔去红土一包；抄杂志，哭不见白纸半页。轮流供饭，上餐萝卜下餐葱。略动竹批，叫了爷娘又叫舅。正是傀儡台上老法郎，喊破喉咙没汤水。

徐鹏子教了两个月，叫支些束脩，与师母买米。大家一齐推说，等麦上场送来。及至到麦期，又去催促。这家送些麦粉来，那家送些瓜菜来的，都是推算学钱，七凑八补，也讨得烂低钱三四千文。刚到六月上，学生又去了大半。说是天时干旱，自家没饭吃，那里还有钱请先生。徐鹏子守定了四五个泥孩子大小的学生，济得甚

事？只得索性辞了。徐鹏子自失馆之后，光景越发不堪：

冷饭稀羹，有一顿来没一顿；破巾穿履，有半边时少半边。面上老皮肿起，堆三寸之厚；手中搔爪灰飞，上一尺之高。对人前，少言寡语；顾自影，短叹长吁。谁说他是饱学秀才，当年做过了风流公子。

那徐鹏子在落魄之时，毫没个人瞅睬他。那日正落落莫莫，一个在街上走。只见一个人走来到：“徐先生哪里来？”鹏子认得他，是卫里的识字，前日也有个儿子从他教书的。鹏子道：“无事闲步。”那识字道：“散馆之后，也曾寻些事路未？”鹏子道：“不曾哩。”识字道：“有个远馆，不知你肯去否？”鹏子道：“有馆就妙，还论甚远近。”识字道：“既肯远行，即与你说。本卫里指挥解粮进京，要寻个幕宾。但他这衙门没甚事体，也不要十分好学问的，略得通文理，记得账的，请一个去。每年俸金三十两，先付一半，余者到地头找完。先生肯行，包你一箭上垛。”鹏子道：“这等极妙！烦你作成，照例奉谢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去就来回话。”原来这卫官一向也闻徐鹏子大名，今日荐他，有个不喜的？随差人请去面会，就送了一半俸金，与他带回。次日仍接他吃酒，约会日期上船。徐鹏子欢喜不迭，随将三两谢那识字，自家置了两件布衣服，余者尽付浑家家中度日。他竟跟上船，大吹大擂开船去了。正是：

寒窗未了三年债，朱户坚酬一饭恩。

徐鹏子自上了粮船，这几日，衣食才充足些。船上无事，心下想道：“这解粮官有职事去，无职事来，我同他到了北京，转来可以不消用我的。到那里看有机缘，央人荐到个大老幕中作个西宾，岂不快活！再不然，我浙江乡亲甚多，就替他当该效劳，也过了日子，还愁甚么？想的越快活起来。不上月余，粮船到了临清。那临清是个大码头，少不得烧些神福。那运官赏赐旗甲们酒肉，大家嚎呼畅饮，都用多了一杯，不期醉了的人，忘记吹灯，灯火直烧了船篷，还不晓得。直等他火势大作，劈劈啪啪的，前后拈着，才惊醒起要大家吆喝，声震天地。那徐鹏子从睡梦中惊醒，看见火势及身，连忙跳将起来，抓了几件衣服，直条条走到岸上，穿着起来。只见火借风威，越发大了。

不是赤壁糜兵，岂是何龙烧锁？
波心上下通红，疑似燃犀照鬼。

徐鹏子在岸上，只是捶胸顿足而已。况粮船又重滞，急切不能开动，只救得上岸就够了，还想去捞救那稻米？到得次日，那运官递了失呈，地方官就拘了他候旨。此时连运官不能自贍，焉能顾徐鹏子。鹏子身上分文也无，怎能度日？闯来闯去，闯到一个东岳庙里。看那讨写疏头的极多，他想到：“这宗生意，我倒做得。”就来对庙里道士道：“远方落难之人，无可栖身，意欲到老师处，租一张桌儿，代写疏头，赚几文度日。不知肯行方便否？”道士道：“这有何不可。只要你写得清楚，一日也有百十文日进哩。”鹏子就借了道士一张桌儿，安放笔砚，就有人拿疏来写。那